

莊

子

集

解

莊子集解卷四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外篇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

釋文積謂滯不通

帝道運而无所積故天

下歸

言云神與化俱

聖道運而无所積故海內服

宣云至誠無息

明於天通於

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无不靜者矣

釋文六通

陰陽風雨晦明四辟四方開也成云六通謂四方上下四辟謂

四時任物自動故曰自爲晦迹範光其猶昧闇動不傷寂故無

謂無不靜

聖人之靜也非以靜爲能以靜爲善而學之萬物无足以

鏡心者故靜也

鏡撓借字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

與準相中故匠人取法焉其平謂之水平中竹仲反

水靜猶明而况精神

其明更可知

聖人之心

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

果能靜雖天地之精萬物之理皆莫能遁

夫虛靜恬

淡寂寞无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

宣云息心

於休則虛虛則寶寶則倫矣

休其心則與虛合德與虛合德則萬理俱涵萬理俱涵則無不井然

有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必虛方能靜靜則可

以動動則得其宜矣靜則無爲无

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靜觀無爲不擾羣下則任事者各自責矣

無爲則愈愈愈者

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釋文廣雅云愈愈喜也宣云外患不能居於其心故神豫而長夫虛靜

恬淡寂寞无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

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

聖素王之道也

成云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者也卽老子尼父是也述云素王十二經是後

人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成云巢許之流以此進爲而撫

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郭云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無爲哉故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

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

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
孰能有爲而成哉是以彌無爲而彌尊也成云進爲謂顯迹出
任也伊靜而聖動而王无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

美

雖大樸而自然至美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

者也

郭云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無逆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郭云順天所以應人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成云均平調順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

之天樂

成云俯同塵俗仰合自然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肇萬物而不爲戾

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

而不爲朽

郭云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案六語又見大宗師篇彼文戾作義義者秋殺有似暴戾也壽作

老義

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其生也同天道之四時其死也混萬物之變化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四語又見刻意篇彼文作災

故知天樂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責

四語亦見刻意篇彼文作災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雖殊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
祟李云崇
禍也其魂不疲語亦見
刻意篇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
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畜養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无爲爲常无爲也則
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无
爲也上无爲也下亦无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
臣成云上下無爲
則臣僕君德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
下同道則不主上必无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
易之道也

此論有精
理非空談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知音智落音絳成三皇五帝落古之君知照
籠落二義而重拱無爲委之臣下故不自慮也
辯雖彰萬物不

自說也成云宋辯如流影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成云才能雖飾萬物終不自言能雖窮海內夫何爲哉故老子云是謂用人之力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无爲而天下功王念孫云爾雅功成中庸無爲而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末也成云五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運動也

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成云法

禮法度數形名比詳釋文比較詳審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

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成云隆殺者言五等喪服哀各有差降此是教迹外儀哀

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

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成云古人中古人也先本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

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成云萌兆區分各有形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盛衰之等殺乃變化之流行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成云理之必然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成云既失其序不堪治物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成云自然是道德之本故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宣云仁義是道德之緒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上下有分庶職有守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宣云因材授任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原省已以是非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乃定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郭云至治之道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本在於天而
末極於斯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

處之宜

貴賤履位

各安其位

賢不肖襲情

襲因情實也

必分其能

分別也

必由其名

宣云循以名責實

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

以此修身

知謀不用必歸其天

宣云

靜無爲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故書曰古書也

復於虛

有形有名形名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

變而賞罰可言也

自明天以下至形名五變

其說至賞罰九變

其說

驟而語形名不知

其本也

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

釋文

悟司馬云橫也案

人之所治也

但可爲受治之小人

安能治人驟而語形

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

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

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

成云此苟飾華辭之士

一節曲見偏執之人

禮法度數

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所上

重在
養人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无告

不以預民之無

可教而慢之

成云拯恤貧民此心不替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

憫嘉

喜愛孺子稚子哀憐也

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

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

郭云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

日月照而四時行

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郭云此皆不爲而自然成云經常也

堯曰謬謬擾

謬謬固而不解擾擾紛而不

予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言子德遠合上天

成云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

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笑爲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

司馬云藏其所著書也姚云此亦漢人語藏書者謂聖人初有素火而預藏之所謂

藏之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

司馬云徵藏藏名一云有老徵與也史藏府之史

明者免而歸居釋文見周之末可復匡所以辭去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因之

以載書也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不許其藏於是繡十二經以

說

釋文說者云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加六緝合爲十二經也

一說云易上下經並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

老聃中其說

釋文中丁仲反成云許其有理也宣云語未盡也案下云太謾是未許成說未晰中其說者當是觀

其說甫及半嫌其繁設太多宣云謾欺也音故下云然

曰大謾成云滿平聲案繁則近謾恐多無實之詞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

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成生皆以道言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

美爲矣舍是美爲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宣云與物同樂

兼愛无私此仁義之情也情實老聃曰意噫幾乎後言近乎後世

迂儒之言

夫兼愛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蘇軾云未忘无私之成心是亦私也與下篇莊子答商木

宰蕩語相發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司馬云牧養也則天地固有常

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宣云放同做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釋文偈偈用力貌成云亡子逃同人也案揭舉也語又見天通篇意噫子所云出仁念之則亂眞矣宣云夫子所謂義之與比孟義行卽此意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司馬云百舍百日止宿淮南修務訓高注趼足生胝也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之者不仁也郭云言其不惜物也成云鼠壤鼠穴土中妹猶昧也案成綺就所見言之蔬可畱其有餘而任其狼藉滿地散棄佯若不知是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成云生謂粟帛熟謂飲食至充足也而積飲无崖聚飲無限止老子漠然不應成云鄙之不足答也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

心止而卻退非

復

從前部見

也

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

焉言子儻我聖人吾久自以爲脫免其名皆我所不居昔者子呼我牛也

子呼馬牛

我卽自謂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

有其實而不受其名是再受殃累也

吾服也

恆服

郭云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

吾非以服有服郭云有爲爲之士成綺雁行避影宣云側履行

則不能恆服

身貌

履行蘇輿云古者入室脫履而行席上履行言失其常莊子正廩

保履而見魏王則因履穿係之以廩而不得脫故王訶其僕遂

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汝容崖然岸然

自異

而目衝然直

視而顙

頏然

釋文頏去軌反本又作顙

高亢顯露華飾

而口闢然

郭云虓

而狀義然

義讀

爲峨詳大似繫馬而止也

宣云志

路貌

在馳騁動而持而強持

發也機宣云

智巧而見於

凡以爲不信

郭嵩云凡此皆與自然之性

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

司馬云言遠

不相應是之謂不信也

嵩云

方嘗有是人

機迅察而審察事知巧而覩於泰驗泰之色發如電而見於凡以爲不信嵩云凡此皆與自然之性不相應是之謂不信也

也

夫子曰

成云莊子師老子故稱夫子

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

宣云大包無窮小人無開

故萬物備廣廣乎其无不容也

廣廣猶曠曠見漢書武五子傳

淵乎其不可測

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

成云精神之末迹

非至人孰能定之

宣云世俗鮮不爲未

學所惑

夫至人有世

謂有天下

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棟

而不與之偕

說文柄或从棟言天下奮爭威柄獨不並遂

審乎无假而不與利遷任

而不遷

極物之眞能守其本

成云窮理盡生動不傷寂故外天地遺萬物而

於利

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資禮樂

俞云賓讀爲擯謂擯斥禮樂也古賓讀字通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

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

郭云其貴桓在得意言之表

故視而可見

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

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宣云彼謂道情實也則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
司馬云斲輪人名扁

釋

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

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

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司馬云糟爛爲魄木又作柏

桓公曰寡人讀書

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无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

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

司馬云甘緩也

不徐不疾

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李云數術也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

斷輪成云喻曉也故知物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宣云猶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篇外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郭云不運而自行地其處乎郭云不處而自止日月其爭於所乎郭云不爭而代謝

天地日月句分承意

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成云機閼綱閉也謂有意者主司關閉事不得已者其有機綱而不得已邪宣云雲雨乃陰陽交和之氣

天地日月句分承意

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宣云隆興也謂濬施

謂雨孰居无事淫樂而勸是宣云風也謂濬施所成故以爲造化之淫樂

宣云風也謂濬施

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司馬本作旁皇云颺風也孰噓吸是孰居无事而披

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李云巫咸殷相祖名也宣云稽蓋招之訛託言巫咸相招致答耳古來

止有巫咸無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司馬云六極四方上帝咸祖也

下成云五常謂五行帝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楊廣云
九洛

疇洛

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郭嵩燾云言天之運自然而然而
已帝王順其自然以道應之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

司馬云商宋也
太宰官蕩名

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

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无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

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

孝不過仁之一端

此非過

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如子所言以親愛爲至仁非
過孝之言不及孝之言也

夫南行

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

司馬云冥山
北海山名

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喻以親愛爲
至仁之言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以忘親難忘

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

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

有堯舜之德而不刻意效法堯舜此我忘天下利

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天下忘我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仁孝不足

言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

宣云爲修德之名所

役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

釋文并乘除也宣云至貴

在我何有於爵至富在在我何有於財至富在在我

至願名譽并焉

至願莫如性適而名譽不足言是以

道不渝

成云道德淳厚不隨物變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

成云北門姓成名黃帝臣

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

成云怠謂懼心退息

蕩蕩默默乃不

自得

言云神不能定口

行失其常也

帝曰汝殆其然哉

言云言固宜如此

吾奏之以

人徵之以天

宣云律與上

天氣候相準

行之以禮義

宣云禮節之義有之

建之以太清

宣云取養氣之元爲主宰

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

姚云徐笠山以夫至

此三十五字爲郭注

誤入正文蓋本之頽濱宣本亦四時迭起

宣云五聲配四時而賡奏

萬物循

生宣云眾器象萬物而壇作

一盛一衰文武倫經成

云倫理極常也夏盛冬

道之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宣云清濁相得如二氣和合當其交動光輝盈溢也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

一起所常无窮而一不可待

郭嵩齋云雷霆之起莫知其所自起首也

生之端也其所自竟尾也死之歸也死生者萬物之大常與天爲無窮而忽一至焉則亦物之所不能苟也以喻樂之變化動於自然

余云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待也一有皆義見大戴記

戴記

注荀子楊注郭云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無窮女故懼

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用天之道其聲能

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阤滿阤

郭

至樂之道塗卻守神釋文卻與隙義同成云塗塞也無不周也

塗

卻守神

開心知之孔隙守凝一之精神

以物爲量

卽上在谷郭云所謂闢諸成云揮動掉寬

二句意

其聲揮掉也如雷霆之震動其聲寬廣

其名高明

成云高如上天明如日

月聲既廣大名亦高明

成云各得其所而不相攪老經云以道利

天下其鬼不神也

日月星辰行其紀

郭云不_失其度

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无

止蘇與云有窮者吾與之爲有窮无止者

吾與之爲無止止流一順其自然也

予欲慮之而不能知

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

儻然立於四虛之道

云屈

儻然無心貌立於

四方空大之道

倚於槁梧而吟

見齊物論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

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

汝委蛇故忘

蘇成云汝隨樂之委蛇而委蛇故忘

吾又奏之以无息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

成云吾生以自然爲其性命奏此樂者

調造化之心靈和自然之性命

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无形

郭嵩齡云說文叢木曰林林樂者相與葦

樂之五音繁會不辨聲之所出故曰無形布揮而不曳

布散揮霍若曳

而愈長而幽昏而无聲言其

未嘗曳也聲淡動於无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

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郭云隨物變化世疑

之稽於聖人

稽考也觀於聖人則知至樂之妙不必疑也

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

也

成云通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

郭

忘樂而樂足

無言而心說

郭

云心說在非張而後備適不在言也

故有焱氏爲之頌曰

成

云

焱氏神農也釋文焱本亦作炎

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裏

六極

頌樂頌樂汝欲聽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

而

亦

樂也者始於懼

懼故崇

樂未大和聽之凍懼如有禦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

其聲遁滅似

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

成云心無分別有同闇惑蕩

不欲聽而怠卒

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

成云心無分別有同闇惑蕩

不欲聽而怠卒

與之俱也

蘇軾云以混沌爲道故由怠而幾於愚則道可得而接焉矣此章注重在此

孔子西遊於衛

成云自魯適衛故曰西遊顏淵問師金李云師魯太

曰以夫

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顏淵曰何也師金

曰夫芻狗之未陳也

李云結芻爲盛以篋衍李云衍巾以文繡狗巫祝用之

曰以夫

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顏淵曰何也師金其名

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李云蘇草也取草者得以炊也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釋文字林云昧物入眼爲病也司馬云厭也成云假令不致惡夢必當數數遭魔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俞云此取字讀爲聚見易萃象傳釋文漢書五行志顏注聚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傳司馬云方常也郭慶藩云呂覽必己篇高注傳猶轉也言無方之轉動

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

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成云矜美也禮樂威儀不治體相沿襲郭云期合時宜應而已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緩粗而衣以

周公之服彼必斂齧挽裂盡去而後慊釋文李云慊足也本亦作慊觀古今

之異猶緩粗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

曠於其里字同翫

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曠美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司馬云老子陳國相人相

今屬苦縣與沛相近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

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宣云

制

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名

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无佗也中无主而不止

中心無主則道過而不留

外无正而不行

俞云

匹之誤禮緇衣唯君子能好其正鄭注正當爲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此二句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

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此言中無主而不止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故此言外無匹而不行也則陽篇

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亦當爲匹誤與此同

世之所宜聖人不出宣云不以由外入者无主於中

宣云非吾

故不受施於人由外入者无主於中心之精微

時世

聖人不隱不以藏於心必也中得吾心之精微外合時世

之變通乃內外同歸體用一致聖人之所以合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也。

司馬云蓮廬
猶傳舍也

止可

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寶見必受謹古之至人假道於

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成

苟且簡略也貨施與也知止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己物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逍遙无

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无出也

宣云不費古者謂是采眞之遊宣云不爲形迹所役姚本

以上爲一節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

成云恐失所以載慄

舍之則悲

宣云貪戀

而一

无所鑒

宣云於理一無所見

以闕其所不休者

宣云但明於逐物不止

是天之戮民

也

成云雖楚戮未加而情性已困姚本以上爲一節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

也

宣云正人之具唯循大變无所涇者爲能用之宣云惟與變化相循宜故曰正者正也宣云因其所合時

也

當正而正之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成云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壅而弗開天門心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穀昧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寐矣

司馬云嗜齧也郭云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案昔夜也夕昔

古通夫仁義憮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憮同慘宣云使人亂心子使天下无失其朴

郭云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

放同倣宣云

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成云傑然用

同歸於自然篇引老子之言亦云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

擊鼓而求亡子焉與此意同謂驚駭天下也

夫鵠不日浴而白

烏不日黔而黑

宣云喻本質

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

宣云出於本質者不足分別

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名譽之觀美亦不能

妍媸於本性有所增廣

泉涸魚相

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宣云喻小惠忘於渾沌各得之爲樂又烏取乎仁義

之區區哉案泉潤四語又見大宗師篇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

宣云不自得也

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

何歸哉

宣云何以歸正之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

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口張而不能噏子又何規老
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

二語又見在宥篇

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宣云稱孔

子爲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

踞於堂上其應聲微

子年運而往矣

運行往過

也言行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

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

成云謂排三王爲非聖釋文三

王本或伯三皇依注作王是也餘皆作三皇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

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

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

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

也成云三皇行道人心淳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親死不哭而世俗不非必欲非之則強哭者眾

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宣云欲隆其親餘皆降殺

則知覺稍稍開矣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

成云古者懷孕之婦十四月而誕育生子生子兩歲始能言今與古乖異

未解孩笑已別是非

則人始有天矣

宣云元氣早凋禹之治天下使民

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宣云人有心機且以殺伐爲應天順人

殺盜非殺

宣云謂爲當然

人自爲種而天下耳自爲黨類而成天下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

成云天下致使儒崇堯舜以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其作始尚有倫理而今所行丈夫而有婦女之道

亂莫甚焉三皇之知

此三皇當作三王

不可通

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

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蜃蠻之尾王引之云蜃蠻皆蝎也俗號蠻蠻體醉醉蠻五研蠻音盧達反蠻蠻皆毒蠻傷人矣望與蜃古同聲蜃蠻實一字史記秦本紀蜃其公始皇紀作刺葬公利之通作蜃猶蠻之通作蜃矣鮮規未詳蓋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噬人之獸

乎其无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孰同熟以奸者七十二君釋文三者云奸犯也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鉤用釋文鉤取也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蜃哉夫白鵠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司馬云風化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又曰相視而成陰

陽宣云不運定睛注視案風讀如馬牛其風之風謂雌雄相誘也化者感而成孕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宣云傳類自爲雌雄故風化釋文山海經亶发声而孕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牝牡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宣其真時不可止道不可壅宣云其變化者苟得其道无自而不可變者無方郭云所在而皆可失焉者无自而可皆不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李云孺孚乳而生魚傳沫司馬云傳口中沫相與而生子細要者化列釋文引司馬云釋蜂細要者取桑蠶祝之使似己子有弟而兄啼恐失父母之愛也子推極物性之不同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能與造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外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其意峻刻離世異俗高論怨誹李云非世無其行高尚道怨己不遇爲亢而

己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

宣云
猶輕

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

司

云枯槁若鶴蕉介推赴淵若申徒狄

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

自修其身

平世之士教誨之人

成云此季時治世之士人若宣尼之居洙泗子夏之在西河遊居

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

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

并兼敵國就藪澤

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

宣云無爲猶言閒散

此江海之士避世之

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

成云吹冷呼而吐故

呴暖吸而納新如熊舉樹而自懸頸鳥飛空而伸脣

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

李云導氣令和引體

柔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義

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无不忘也无不有

也

郭云忘澹然无極而眾美從之

宣云不立一極而美無不全

此天地之道

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寞虛无爲此天地之平而道

德之質也

釋文質正也宣云本也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釋文休息也愈云此

本作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休焉二字傳寫誤倒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與此文法相似可據以訂正案郭注成疏陸釋皆止一休字愈說是也此後來刊本之誤

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

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

郭云任自

其死也物化

郭云蛻然

無所係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

郭云動靜無心而付之陰也案四語又見天道篇

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

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

管子心術篇去智與故此用其語淮南主術篇高注故巧

也循天之理

成云循順也

故无天災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責

四語亦見天道

篇災彼文作怨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

而不期

宣云無必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能

此語亦

亦見天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
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

郭云至德常適故情無所繫

一而

不變靜之至也

郭云靜而一者不可變也

无所於忤虛之至也

郭云其心豁然確盡乃無

誠介不與物交惔之至也

郭云物自來耳至惔者無所於逆粹

之至也

郭云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

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

宣云又將腐濁

天德之象也

宣云靜而日運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惔

而无爲動而以天行

郭云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

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

之劍者

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

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

達並流无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

宣云不可得而

迹象之其名爲同帝

宣云與天帝同用

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

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合於自然之理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人尙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成云體悟解也妙契純素之理則所在皆真道也

篇外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

崔云繕治也郭云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案宣本

刪一俗字據郭注明有兩俗字也然疑衍一字蘇與云案當衍俗字學與思對文言性與欲皆已爲俗所汙雖學思交致只益其蒙宣以俗學思句斷似失之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釋文知音智宣云定能生慧知生而无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智生而不任智是知以智養其恬靜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恬交養而道德上是德無不容仁也自其性出矣夫德和也道理也宣云道德上是和順理猶頤也

道无不理義也

道德生義明而仁義

忠也

宣云是爲實有道德中純實而

反乎情樂也

成云雖復涉於物於真情所造和適

恒歸之樂信行容體而順乎文

禮也

貴行於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即是禮也

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

釋文徧音

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愈云居郭注是爲一偏之偏故郭云然釋文音誤案本當作偏唐時誤徧故陸隨文作音義不可通宣本已改徧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

其性也

彼自正而蒙被我之德是德與德相感不以己之德強人而冒覆之也若强天下而冒覆之是以我正彼則物之失其性

者必多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混混芒芒初分之時也

與一世而得澹漠

焉成云恬澹寂寞無爲之道也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天人雖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

莫之爲而常自然無所矯飾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

順而不一

成云燧人變生爲熟伏羲畫八卦以制文字作結繩而爲罔罟智詐萌矣嗜欲漸焉順黎庶之心而不能

混同至一也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成云
神農

有其工之伐黃帝致蚩尤之戰苟且欲安天下未能

大順羣生也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

興治化之流

宣云失其源也

淳淳散朴

釋文儂本亦作澆成云唐虞設五典而綱紀五行置百官而平章百姓五行自茲而荒殆百姓因

此而澆訛毀淳素而散樸質也

務光申徒狄之類是也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

宣云舍天性用人心

心以企善危其德以制行若

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險危也

務光申徒狄之類是也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

宣云舍天性用人心

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宣云人益巧僞愈云詩不識不知識定天下諸家從知二字連文言必不識不知而後可

識字斷句非 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減質博溺心然後

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

世矣宣云以非道爲道

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

由興乎道哉道无以興乎世世无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

之中其德隱矣

成云使聖人降迹塵俗混同羣生韜藏聖德莫能見明雖居朝市無異山林

自隱

宣云：遁道隱之世，不
必自隱而已。隱也。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

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

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无迹

復於至一之世

不當時命而大

窮乎天下，則深根密極而待

深固自然之根，保鑑至善之極，以待時也。

此存身之道

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

成云：古人之行任其身，不以浮辯飾小智。

不以知窮

天下

成云：不縱知，不以困蒼生。

不以知窮德

成云：知止其分，不以

所而反其性

郭云：危然獨正貌。

己又何爲哉？道固不行，德固不行。

小識傷德

成云：小識小知，虧損深玄之德。

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

謂得志

染全其性，即是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无以

益其樂而已矣

郭云：全其內而足。

今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軒冕

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

成云：儻者，意外忽來。

寄之其來不可圉

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肆志放縱其志不爲窮約趨俗貶志以苟俗其樂彼與此同視軒冕與窮約無異故无憂而已矣故能處貴而無憂今寄去則不樂今人所同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樂軒冕者志荒於外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向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

篇外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李云水生於春壯於秋涇流之大司馬云涇通也崔本作涇云直度日徑兩涘諸崖之間釋文涇涯也水中可居日不辨牛馬成云隔名夷見大諸崖字又作涯亦作厓伯姓馮之與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釋文伯姓馮宗師篇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成云北海今萊州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釋文望作眇云洋猶望羊仰視貌司馬云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李云若海神

百萬分之一也郭嵩齡云百者多詞也郭慶藩云百古讀若博與若韻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

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

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司馬云大道也北海若曰井鼃

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

王引之云鼃本作魚後人改之也御覽時序部鱗介部蟲豸部引此

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不出

鼃字直至下文堦井之鼃始云鼃本又作蛙戶蜎反引司馬注云鼃木蟲形似蝦蟆則此處作魚不作鼃明矣若作鼃則戶蜎

之音木蟲之注當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淮南原道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梁張綱文井魚之不識巨海

夏蟲之不見冬冰水經贛水注云聊記奇文以廣井魚之聽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谷躬鯈鄭注

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鯈魚耳觀鯈註吳園學紀聞十引御覽

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鉤繩以投之呂覽諭大篇井

中之無大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此篇有堦井鼃之語而

荀子正論篇亦云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遂改井魚爲

井鼃而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鼃也自此改世動稱井鼃

夏蟲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王念孫云虛與墟同故釋文云虛本亦作墟廣雅墟尻也駢韻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墟故所

居也經傳言邱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所居不知海之大也以喻河伯居於涯涘崔注拘於井中之空也訓虛爲

空虛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郭慶藩云司馬訓篤爲厚

語篤信好學謂信之固也禮儒行篤行而不倦謂所行之固也

凡鄙陋不達謂之固夏蟲爲時所蔽故曰篤於時篤字與上下

文拘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司馬云曲士

同義鄉曲之士今爾出

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郭云以其知

理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

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文選養生論注引司馬云尾閭水之往

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

扶桑之東有一石方闢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燁盡

故曰沃燋案沃燋亦作沃焦見山海經今環珠周通可釋此說之疑矣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

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

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曠空
之在大澤乎釋文碧崔音壘空音孔壘孔小穴也李云小封也一云蟻冢也計中國之在海內
不似稀米之在大倉乎釋文郭注爾雅稀似稗大音泰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
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崔云卒盡云人卒九州言極九州之人數卒者盡詞九州之大人數之繁其在天之中要亦萬物之一而已此其比萬物
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崔云連續也三王之所爭
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
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平河伯曰然則吾
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窮宣云各時有局量時无
止宣云各時有局量各分无常成云所稟分命隨時變易終始无故化云變化日新是故大知觀
於遠近知同智遠近並觀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窮不以

大小爲多真知量之各足也。證歸今故。郭云歸明也。今故猶古今。故遙而不悶。望古雖遙我自无悶。不必與古接而不跂。近可攝取我亦大爲徒也。知時無止。證明今古之大時之無止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无常也。知天道有盈虛則得失無常何足介意。明乎坦塗。郭云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故生而不說。音悅。死而不禍。不以爲禍敗。知終始之不可故也。郭云明終始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知者有窮而不知者何限。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天地無窮而生有盡。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成云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智已喪。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毫末非小天地非大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成云信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宣云處小而視大有所不及而故覺不可附。自大視細

者不明宣云處大而視小有所不反審故覺無形夫精小之微也浮大之殷也宣云浮音
孚郭也故異便宣云故一覺不可謂是小者以大爲不便而自便殷盛也便其小一覺無形是大者以小爲不便而自便其大此勢所有也此勢所有也

此勢之有也不足致辨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在有迹

慮未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謂精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謂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曰粗則猶可以言論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精則猶可以意致

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不期於精

相者在意言之相者在意言之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人亦不

表卽道妙也以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固不爲利亦不以求

自多利之守門僕隸爲賤貨財弗爭不

多辭讓不爭貨財亦不以辭讓之德爲高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

事不借力於人而自食其力但期取足亦不以人之貪得者爲賤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俗亦不

以乖僻立爲多爲在從眾不賤佞諂爲順眾情亦未嘗世之爵祿不

二十一

足以爲勸懲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是非之迹不可分細大之聞曰成云寓諸他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至德不得郭云故不聞案語又見山木篇道作至至德不得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大人无已郭云任物而已約分之至也約已歸於其分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問既不期精粗此物性之內外何由而有貴賤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无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物情彼此皆然故言相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世俗以外來之榮戮爲貴賤以差觀之等差足爲大因其所大而大之成云以自成云以無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成云以無餘爲小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等矣以功觀之兩須之事功也因其实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实无而无之則萬物莫不无蘇軾云物情以得用爲有

以出勝爲無猶矢人謂可無函函人謂可無矢也然以矢爲知
有則函敵矢亦可爲有以函爲無則矢爲函拒亦可謂無知
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則功分定矣

東西本相反然非東無以定西故就相反

而相須言之則功分可定

以趣觀之

眾人之趣向

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

隨人之是

非爲是非

知堯桀之自然

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

隨人之是

非爲是非

知堯桀之自然

而相非則趣操賭矣

堯非桀桀亦非堯附堯桀者亦各執一是非則趣操之無定可觀矣

昔者堯

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

司馬云燕王噲用蘇代之說效堯舜讓位與伯子之三年而國亂

湯武

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釋文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作亂而死事見左哀十六年傳

由此觀之

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宣云貴賤以此小大可知

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崔云梁麗屋棟也

郭慶藩云列子湯問篇雍門

鬻歌餘音繞梁麗三日不絕梁櫺卽梁麗也上林賦連捲櫺危柱偶曰麗梁棟相附著亦曰麗卽謂椽柱之屬爲梁麗必材之大者故可用以衝城不當泥視釋文窒塞也

騏驥驛

驕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鳴鳩夜撮蚤

釋文淮南

子鳴夜聚蚤察分毫末許慎云鳴夜聚食蚤不失也司馬本作螽云鳴鶡鶡夜取螽食王引之云正文鳴字涉釋文內鳴鶡

鶡而衍埤雅引此已誤釋文鳴尺夷反崔云鳴鶡鶡而不爲鶡字作音則正文內無鶡字明矣淮南主術篇亦云鳴夜撮蚤案

聚亦撮也崔本撮作最古書聚最多通作故又爲聚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

性也釋文嗔本或作瞋蘇軾云作嗔是言鳴夜察蚤之毫末及

適夜而不見丘山矣徐无鬼篇鳴目有所適亦謂適書也

故曰蓋師是而无非師治而无亂乎

桓言如此是未明天

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而无陽其不可

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宣云愚者不知誣則知而妄言

帝王殊禪

成云或宗族相承或讓與他姓故言殊禪

三代殊繼

成云或父子相繼或

興兵征誅故言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

時俗既非而差逆之如子

當其時順其俗者

謂之義徒

時俗可行而順舉之者則世以爲義徒可見貴賤有時

默默乎河伯

戒勿多言女惡

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解

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郭云

貴賤之道反覆相尋崔云無所貴賤乃反爲美也本亦作畔衍李云猶漫衍合爲一家

而爾也

賤無定不

與道大蹇

拘端則道難行

而志下同貴必拘視

而已

而行與道參差

執一而行則與道不齊合

蹇乎若國之有君其无私德

不私惠於

物而物

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

繇與由由同自得之貌如羣奉一社咸以爲神之福

爲我也

泛泛乎若四方之无穷

其无所畛域

泛泛如水之無畔岸兼懷萬

物其孰承翼是謂无方

萬物皆我懷之其孰承我而孰助我是謂無所偏向

萬物一齊孰

短孰長

宣云所以無方

道无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

宣云有生死則物之成不足恃

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

宣云虛滿遞乘則形無定位

年不可舉時不可止

宣云

往者莫存逝者莫挽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

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言其速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

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成云安而任之必自變化何勞措意爲與不爲

河伯曰然則

何貴於道邪

宣云既無爲不爲之分

何貴學道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

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
弗能潤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

薄迫也非謂其迫近之而

不害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

成云寧安禍窮塞福通達也

謹於去就莫之能

害也故曰天在內

宣云天機藏於不見

人在外

宣云人事著於作為德在乎天德以自然而處乎自得

者爲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

惟知天人之行者本乎自然而處乎自得

而

屈伸成云蹠躅進退不定之貌隨時屈伸曾無定執

反要而語極

宣云乃學之要而道之極也

曰何

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

人落同

故曰无以人滅天无以故滅命无以得殉名

勿以人事毀天然勿

以造作傷性命勿以有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郭云真在性分之內

夔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司馬云蛇馬蛇蟲也廣雅云蛇渠馬蛇夔一足

蛇多足蛇無足風無形目形經於此而明流於彼心則質幽爲神遊外成云憐是愛尚之名

成云簡易無如我者

一足跨踔而行

成云跨踔

予无如矣

成云簡易

今子之使萬足

獨奈何

以爲煩

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

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

然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

不及其速

何也蛇曰夫

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

似有

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餚我亦勝我

釋文餚本又作踏郭嵩燾云荀子強國篇大燕餚吾後揚注餚蹠也言蹠

踏於後也成云人以手指搣風風不能折指以足蹴踏風風亦不能折足此小不勝也

雖然夫折大木蜚

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

能之能爲大勝者眾小不勝無所容其計較非知道之聖人

不能如此宣云目心之用更神當身可自喻之故省文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而不絃歌不懼釋文司馬云宋當作
衛衛人誤圍孔子以爲陽虎虎嘗暴於匡人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

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

成云諱忌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

賢士盡升庸非其智得也

當桀紂而天下

無通人非知失也

賢人皆隱遁

非其智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

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

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

者聖人之勇也山處矣

且安

吾命有所制矣制之於天无幾何將甲

者進辭曰釋文將本亦作持以爲陽虎也故闢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謝過

去解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

司馬云龍趙人牟魏之公子姚云公孫龍與莊生時不相反此其弟子所記耳龍

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雜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因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

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聞吾喙

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予獨不聞夫培井之鼃乎堦郭音陷成云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自言甚樂出跳梁乎井

幹之上

幹當從木作幹釋文司馬云井欄也褚詮之音西京賦作幹音入休乎缺贊之崖

李云贊如

廟以磚爲之著井底也成云休息乎破磚之涯

赴水則接腋持頤宣云水承兩

沒足滅跗

成云跗腳跌也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

宣云還回顧也釋文軒音寒井

中赤蟲一名蜎爾雅云蜎蜎郭注云井中小蜎蜎亦蠶也科斗蝦蟆子也案言環顧此輩無如其樂

且夫擅一壑

之水而跨跱堦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

之漸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司馬云繫拘也三蒼云絆也案井小不容

於是逡巡

而卻從容而退告之海曰以海之大告之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

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

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成云頃少時久多時不以多

少進退者進退謂損益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堦井之龍聞之適

適然驚成云適適驚怖之容規規然自失也

規規小貌下同且夫知不知是非之

竟上知音智下同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成云觀察是猶使蚊負

山商鉅馳河也成云商鉅馬蛇也亦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

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堦井之龍與且彼方跋

黃泉而登大皇

釋文廟雅云此謂也成云大皇天也

无南无北爽然四解淪於不

測釋文爽音釋成云爽然無碍

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

王念孫云無東無西當作

無西無東與通爲韻成云始於玄極而其道杳冥反於域中而大通於物也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

察索之以辯

郭云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

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

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

司馬云夫爲餘子成云壽陵燕邑邯鄲趙都未應丁

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

直匍匐而歸耳

成云未得趙國之能更失壽陵之故以手掘地匍匐而還

今子不去將忘子

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咷而不合

司馬云舌開也

舌舉而不下乃逸

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

成云濮水名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

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

司馬云威王也曰願以境內累矣欲以國事相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

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

成云惠施宋人爲梁惠王相

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

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

有鳥其名爲鶻鵠

李云鶻鳳之屬

子知之乎夫鶻鵠發於南海而飛於

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

成云練實竹實

非醴泉不飲於是鳩得

腐鼠鶻鵠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己也詩箋以口拒人曰嚇

今子

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姚云記此語者莊徒之陋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成云濠水名在淮南鍾離郡有莊子墓在焉亦有莊惠游之所石

絕水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

釋文李音由白魚也盧文弨云儻爲梁篠作儻姚云儻卽至樂篇食之餌

戰數字耳而類

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

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

固非魚矣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宣云與魚全無相知之理

莊子曰請循其

本成云請尋其源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

郭云宣云我遊濠上而樂則循子下亦樂也

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莊子集解卷五

長沙 王先謙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
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宣云言至樂活身之理俱有不知人之取舍何如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善者所遇順善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夭短折惡疾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爲于僞反下同夫富者苦身疾作勤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郭云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宣云爲固位計其爲形也亦疏矣郭云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

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苦也

宣本何下有之字云猶其也姚氏章句本亦同云之

是也言何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人皆稱善未足以

若是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人皆稱善未足以

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

行其言足以活人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郭慶藩云

蹲循卽逡巡廣雅逡巡卻退也管子戒篇作逡遁小問篇作遵循晏子問篇作逡循漢書萬章傳同皆字異義同

故夫

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

宣云意在以爭成忠諫之名

誠有善无

有哉誠未可定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

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趨者誼誼然如將不得已

舉世羣趨如不得已李云誼誼趨死貌案蘇軾云樂舉謂數數稱道之也於義亦通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

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樂不樂吾未知親厯其境

果有樂无有哉

樂之有無吾弗知

吾

以无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我以恬靜無爲爲誠樂而世俗又不以爲然

故曰

至樂无樂至譽无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无爲可以定是非成云忘是非而是非定至樂活身唯无爲幾存存是二者惟無爲近之請嘗試

言之天无爲以之清地无爲以之寧郭云皆自清寧耳非爲之所得故兩无爲

相合萬物皆化

兩儀相合萬物化生

姚云

芒乎芴乎李芒音荒

芴音忽荒

忽猶恍而无從出乎

成云尋其從出莫知所由

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萬物

職職繁多貌皆從无爲殖故曰天地无爲也而无不爲也人

也孰能得无爲哉

宣云人能無爲則同乎天地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釋文盆瓦缶

惠子曰

與人居長子

成云共妻居處長養子孫

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

亦甚乎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无概然

司馬云概感也案古通作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

本无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平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

李云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言二子乃識化也

觀於冥伯之丘

李云丘名

喻杏冥也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

痛作柵聲轉借字其意

蹶蹶然惡之

成云蹶蹶驚動貌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

成云亡無

也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饒然有形

宣云饒音

髑空枯貌

撒以馬捶釋文撒苦弔反說文

作擎云旁擊也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

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
姚云張君房本子上有向字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无此矣子欲聞
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時
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釋文從李徐子用反縱逸也雖南面王樂不能過
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
妻子閭里知識謂朋友子欲之乎髑髏深曠蹙頰曰瞋同鼙皆愁貌
釋文顙於葛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
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
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成云此言出管子書郭慶藩云

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袺嚴經音義引通俗文曰裝衣曰袺說文繫傳褚衣之橐也集韻囊也左成三年傳鄭賈人有將寘於褚中以出蓋褚可以裝物亦可以裝人

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

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

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成云不得解則心生

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子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

觴之于廟司馬云國語爰居止魯東門之外三日滅文仲使國人祭之不云魯侯也爰居一名雜縣舉頭高八尺爾

雅樊光注形似鳳皇案御迎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

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

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

釋文壇司馬本作瀆

音但云水沙瀆也

浮之江湖食之鮆鰐

成云鮆泥鮆隨行列而成云壇陸湖渚也白魚子

隨行列而

止委蛇而處委蛇自得告者海鳥

至此達生篇亦引之

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讒

讀爲乎

成云謔喧聒也

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

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卒猝同還

觀集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故必相與異

句

其好惡故異也

猶故唯人好

本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成云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不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

名止於實

成云因實立名名以召實故名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

義設於適

成云隨宜施設適性而已

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如是之道可謂條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

列子行食於道

天瑞篇行作過衛從見百歲髑髏

天瑞篇從下有者字

撻蓬而指

之曰

成云撻拔也天瑞篇作撻蓬而指蓬而指頸謂弟子百豐曰

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

而汝也天瑞篇汝作彼死生倒換

若果養乎予果歡乎

俞云詩二子乘舟中心養養傳訓養爲憂

與下句歡對文釋文元嘉本若果作汝過予過作子過案天瑞篇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與元嘉本兩過字合而文義亦未盡有

誤

種有幾成云陰陽造物轉變無得水則爲隄釋文此古絕字徐音絕今讀音繼司

馬本作纏或作斷又作續斷盧文弨云古絕字當作繩此隄乃繩字成云潤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繩續也案釋草蕡牛脣郭注引毛詩傳曰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說文蕡水鳥也郝懿行云今驗馬鳥生水中者華如車前而大拔之節節復生據此卽莊子所謂鰐也拔之寸節復生故以隄爲名其或作斷又作續斷者隄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蕡如續斷與生山谷之續斷判然二物節節復生無根著土故名水得鳥與本文得水爲隄合天瑞篇上有若鷁爲鵠句未得其解得水土之際則爲蘢蠶之衣司馬云言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上如張綿翻附在水中楚人謂之蘷蠶之衣成云青苔也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蠶蠶衣也案此言水與土相際而生非謂水上之物釋草芣苢馬鳥車前郭注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傍江東呼爲蠶蠶衣則蠶蠶衣非青苔亦非如司馬所云也釋草又云蕡葛郭注今澤葛案卽澤蕡也本草云一名水蕡楊陶注葉狹而長叢生淺水中蘇頌圖經葉似牛舌草獨葉而長秋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秋末采根暴乾案此得水土之交故有根可采也文選注引韓詩章句曰芣苢澤蕡也陸璣疏云馬鳥幽州謂之牛舌草蓋葉旣相似而水鳥澤鳥芣苢之名稱又復互混故蠶蠶衣之名亦遂移於道邊之陵鳥而習焉不棄

也

生於陵屯則爲陵鳥

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作車前改名陵鳥也一名澤鳥隨燥

溼變也

此引《名物記》案列子張湛注陵屯高潔處也蓋總謂無

車前瞿曰芣苢乃就直道而生及生道兩旁析言之直道卽當道皆與此生於陵屯合

陵鳥得鬱樓則爲

烏足

司馬云鬱樓蟲名烏足草名生水邊也言鬱樓在陵鳥之中則化爲烏足也李云鬱樓糞壤也言陵鳥在糞則化爲

鳥足也案鬱樓是糞

烏足之根爲蜻螬

司馬本作螬螬云蠋也案螬螬螬二物釋蟲

螬螬螬郭注在糞土中又云蠋蠋蠋郭注在木中今雖通名爲蠋所在異詩領如蠋蠋蔡邕青衣賦作蠋如蠋蠋明蠋蠋同字

說文蠋蠋蠋也蠋蠋蠋也又云蠋蠋蠋也蠋蠋蠋也據此知司馬本誤混爲一惟說文無蠋字蠋疑蠋之音轉字烏足係陵鳥

在糞壤所化其根在糞土中而出爲蠋蠋益明矣本草蠋蠋生

河內平澤及人家積糞草中逆行者良陶注蠋亦作蠋方言蠋

蠋謂之蠋蠋雙聲大者如足大指以臂行乃駛於脚從夏入秋化爲蟬論衡無形篇蠋蠋化爲復

育復育化而爲蠋釋文蝴蝶一名胥余云胥也化爲蠋是也

蝴蝶胥也化而爲蠋富連下化而爲蠋讀之與下

據掇千日爲烏兩文相對千日爲鳥言其久也胥也化而爲蠋言其速也天瑞篇釋文胥少也謂少時也得之生於

蠋

下其狀若脫

脫蛻同

其名爲鵠掇

天瑞篇鵠掇作駒同

千日

張注千日而死爲

鳥其名曰乾餘骨

天瑞篇爲上有化而二字

乾餘骨之沫爲斯彌

彌爲食醯頤輶

成云醋甕中蠻亦爲醯雞也

生乎食醯黃軶

字生乎九猷

天瑞篇生上再有食醯黃軶四字

胥芮生乎腐蠭

蠹釋文音權郭音歡爾雅云一名守瓜一云粉鼠也案天瑞篇此上有九猷生乎胥芮句

張注蠭音權謂瓜中黃甲蟲也

奚比乎不孳久竹生青蠹

釋文羊奚比乎不孳句久竹生青蠹句司馬云羊奚草名根似蕪菁與久竹比合而爲物皆生於非類也青蠹蟲名是司馬以久竹屬上讀張湛讀與陸同羊奚句注此異類而相親比久竹句注因於

林敷而生並無確解未知孰是又天瑞篇此上有羊

肝化爲地皋至醯雞生乎酒二十二句莊子刪之

青蠹生程

成云赤蟲名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也久老也天瑞篇作人久人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篇外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

情實也

不務生之所无以爲

宣云爲無益之養者也

達

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宣云數之不可强者也

達

之以物

成云謂貨衣食

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達

生必先无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宣云究竟形不足以存生生之來

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

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

不免矣

成云分內之事不可不爲

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

則无累无累則正平

宣云遊於坦途

正平則與彼更生

宣云與彼造化同其循環推移

更生則幾矣

宣云近道事奚足棄

而生奚足遺

成云人世虛無何足捐棄生涯空幻何足

遺化自然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宣云散於彼此爲成於彼

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造化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之宣云養精

之權至化育

賴其

參贊

子列子問關尹曰

李云關尹關令尹喜也成云姓尹名喜字公度爲函谷關令故曰關令尹真人是老子弟子

子懷道抱德故列子詢之

至人潛行不窒

成云潛伏行世不爲物境障礙案列子黃帝篇作不空

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成云冥於寒暑故火不能燒一於高卑故心不恐懼請問何

蹈火

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

成云是保

氣非心智巧詐勇

居吾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

決果敢而得之

郭云唯無心者獨遠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郭云同是形色之物耳未

足以相先也姚云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

列子張湛注有

南本色上有形字

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

宣云言究物焉心於此

既無終則所止者無化矣

夫得是而窮之者

宣云言究物焉止於

得而止焉

成云非物所制案黃帝篇

彼將處乎不淫之度

郭云止於

所受之分案黃

而藏乎无端之紀

郭云冥然與遊乎萬物之所
變化日新

帝篇淫誤探

終始

郭云終始物之極壹其性

郭云飾則二矣養其氣

郭云不以心使之合其德

郭云物無性案黃帝篇合作含

以通乎物之所造成云物之所造自然也既一性

原通自

同物相應故能達至遠之

帝篇本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

郭云陳物奚自入焉外志不能入也

同物相應故能達至遠之

帝篇本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

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遷

物而不憚

釋文音倍爾雅云逆忤也郭注云謂干觸憚懼也盧云今本作逕

彼得全於酒而猶

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引列子舉復讐

者不折鎧于鎧邪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无

攻戰之亂无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郭云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知之用

郭云性動開天者德生者遇物而

當足則忘餘

開人者賊生

郭云知用者從惑而求不厭其天不斯德生也

忽於人

常守天德不厭天也

智能燭物不忽人也

民幾乎以其真

幾近也成云率士盡真君生無僞

仲尼適楚

出於林中見痁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成云病僂老人以芋取蟬掇拾也郭慶藩云承讀爲拯謂引取之也說文作拏

列子黃帝篇使弟子並流而承之釋文承音拯案黃帝篇僂作

僂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五六月累丸司馬云黏蟬時也累丸謂累之於竿

頭案黃帝篇累丸作累堦

二而不墜則失者鎔銖

蓋所失二三累

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

株拘釋文厥本或作橛案斷木爲杙也株木根也言身若橛之拘黃帝篇作橛株駒借字

吾執臂也若

槁木之枝郭云不動之至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

志不分乃凝於神

黃帝篇凝作疑是也下文津人操舟若神見者驚猶鬼神及器之所以疑神並與此疑於郭云不

神同其痴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當濟乎觴深之淵

成云淵名在宋國

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

善浮水者數習則能

可教也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沒人能沒水者雖

能操之黃帝篇便作謾注謾起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

者數能忘水也

黃帝篇善上有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二句

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

舟而便操之也被視淵若陵

無覆溺之懼

視舟之覆猶其車郤也

視舟之覆於淵猶

車之郤退於坂也覆郤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黃帝篇萬下有物字

是也覆郤萬物句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句俞云方越也方

之本義爲兩舟相並故方有竝義方陳乎前謂萬物竝陳乎前

也張注神明之惡往而不暇宣云神定則居故謂之舍

隨在暇豫以瓦注者巧舉也成

云用瓦器賤物而戲賭射者既心無矜惜故巧而中案黃帝篇注作掘張注掘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以鉤注者

憚成云以鉤帶賄者其物稍貴恐不中故以黃金注者猶釋文崔本作周威公竈俞云史記西周桓公之子威公名不傳崔本可補史闕威公張說文張音也元嘉本作昏案黃帝篇作憎郭云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

釋文崔本作周威公竈俞云史記西周桓公之子威公名不傳崔本可補史闕威公

曰吾聞祝腎學生

司馬云學養生之道吾子與祝腎游亦何聞焉田開之

曰開之操拔籌以倚門庭

成云拔籌一掃帚也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

子无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

視其後者而鞭之

郭嵩云鞭其後則前者于于然行矣案意謂謹持其終威公曰何謂也

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

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

蘇軾云此言有張不戒畏塗

穀者高門懸薄

宣云高門大家縣簾薄以蔽門小家也無不走也

呂覽必已篇張穀好恭門間帷

薄聚居眾無不趨高注過之必趙淮南人間訓張教好恭過宮室廟必趨見門閑聚眾必下廝徒馬圉皆與抗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愈云走是趨之壞字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莊子文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形無益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无入而藏无出而陽宣云恐其過靜過動柴立其中央宣云如槁而立於動木之無心靜之中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宣云可稱至人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蘇軾云取卽最字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郭云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筭說彘曰成云祝祝史元端衣冠筭圈也未祭之間臨圓說彘其文在下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縗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也

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

釋文
司馬云
攘音患

爲旛謀曰不如食以糠

糟而錯之牢筭之

錯置也
又爲氣設想如此

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

死得於豚楯之上

司馬云
豚猶篆也
楯猶案也
王念孫云
豚讀爲軏
釋文
軏市專反
又市轉反
士喪禮注
載柩車周禮謂之轔

車雜記謂之圜或作軏或作搏聲讀皆相附此作豚聲義亦同

也楯讀爲輶亦載柩車也輶楯古

通雜記注
載柩以楯是其證也

聚僂之中

釋文一說
僂當作
蓑力久反
謂墮於

敢塗蓑翼之中

王念孫云
聚僂柩車飾也
眾飾所聚故曰聚其

形中高而四下故言僂也

釋名輶棺之車其蓋曰柳柳聚也眾

飾所聚亦其形僂也

檀弓設蓑翼荀子禮論作縷

也

呂覽節喪篇作
僂翼柳蓑僂縷並字異而義同

則爲之後患

則爲之後患

爲旛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旛者何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

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

臣无所見公反譏詒爲病數日不出

釋文
譏於代反郭音熙詒

誤詒失魄也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

司馬云
皇姓告

敖

夫忿滿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

李云忿滿也滿結聚也

故曰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

李云

陰凝故怒陰發

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

李云上下不和則

魂

陽伏故忘也精神主故病也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龍有鬚

作沈有漏

沈水汙泥也漏神名鬚

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

成云門戶內冀

鬼名曰雷霆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鮀蠻躍之

釋文蠻音龍司馬云倍阿神名鮀狀如小兒

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

司馬云

西北方之下者則沃陽處之

司馬云沃陽豹頭馬尾一

作狗頭一水有罔象

司馬本作無傷云狀如小兒赤爪大耳長臂一云水神名

釋文本又作莘司馬云云狀如狗有角文身五采

山有夔成云如野有彷徨方皇司馬云

方皇狀如蛇兩頭五采文澤有委蛇

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

其大如鰐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

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驩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釋文朱冠司馬本作俞冠云俞國之冠也其制似螺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郭云此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紀消子爲王養雞釋文紀消人姓名一本作黃帝篇雞下有消列子黃帝篇作周宣王十日而問雞已

乎黃帝篇雞下有可鬪二字此奪曰未也方虛慄而恃氣張注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應嚮景李云應嚮鳴願景行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張注常求敵而必己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无變矣張注彼我不應忘勝負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宣云精氣異雞无敢應者反

走矣郭云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况自全乎案黃帝篇矣作耳

孔子觀於呂梁司馬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縣西有

河出孟門之上也成云或言蒲州二百里有龍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亦名呂梁或言宋國彭城縣之呂梁縣水三

千仞流沫四十里鼈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

爲有苦而欲死也

有憂患而自沈使弟子並流而拯之竝傍同黃帝篇作承古通用字

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

黃帝篇作棠行

孔子從而問焉曰

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音無」吾无道吾

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

司馬云齊回水如磨齊也郭慶藩云齊物之中央漢書郊

祀志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蘇林注當天中央齊也王念孫云

人牋居腹之中故謂之牋牋者齊也宣云水漩入處似牋案黃帝篇作齊誤

司馬云與汨偕出汨涌波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郭云任水而不任己此

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

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

郭云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夫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

梓慶削木爲錄

李云魯大匠梓官名慶名俞云左襄四年傳匠慶卽此人司馬云錄樂器也似夾鍾釋文音據

錄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

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錄未嘗敢以耗氣也

李云
氣耗

則心動心動
則神不專也

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

宣云
忘利齊

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宣云忘名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

釋文輒然不動
貌宣云忘我

當是時也无公朝宣云忘勢若非
爲公家削之

其巧專而外

骨消釋文骨本亦作滑成云滑亂

然後入山林觀天性

宣云察
木之生

質形軀至矣木質

然後成見錄見俗作現如
全錄在目

然後加手焉

從而
施工

不然則已

否則舍去則以天合天以吾之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

與此言順其性則工巧若
神乖其性則心勞自拙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

荀子哀公篇作東野畢莊公作定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如繩直莊公以爲文弗過也

司馬云謂過織組之文
案卽詩云執轡如組也使之鉤百

而反成云任馬旋回如鉤之曲百度反之皆復其跡顏闔遇之則魯定公是也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宣云密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過耗則敗無物不然

工倕旋而益規矩

宣云益猶過也謂掩過之但以手運於而巧過於規矩精之至也

指與物化

而不以心稽施

成云手隨物化因物巧心不稽留也

故其靈臺一而不枉

宣云靈臺神舍

也神凝而無拘束之苦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

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內不變志外不從物隨所會而皆適始乎適而未

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本性適而無往不適者是自適其適不因物而後適乃並其適而亦忘之也

有孫休者

成云魯人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李云屬姓

休居鄉不見

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

鄉里

賓音烏不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

解何以遇

命屬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身

體點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芒然無知貌累塵垢謂俗累

逍遙乎无事之業是

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宣云率性而不恃能長物而不居功案語出老子

今汝飾知以

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炫己以表異於人三語又見山木篇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

而爾同

无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

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屬子入坐有

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屬子曰向者休來吾告

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

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

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屬子曰不然昔者有鳥

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

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

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釋文委蛇李云

大鳥吞蛇司馬云委蛇泥鰌俞云養鳥者未聞必食以蛇泥鰌亦臆說至樂篇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游之墮陸浮之江湖食之鰐鰐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然則此文亦當云食之以鰐鰐委蛇而處傳寫有闕文耳且云委蛇而處方與下文則平陸而已矣文義相屬若無而處二字下句便不貫矣

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

李云款空

空之開所見小也

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鶴以鐘鼓

也彼又奚能無驚乎哉

郭云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外篇山木第二十蘇軾云此亦莊子所記旨同於人間世處濁世遭患害之術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

其故曰无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

山

釋文夫子謂莊子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

釋文烹普

彭反煮也王念孫云呂覽必已篇作令豎子爲殺雁饗之據此烹當作亨卽饗也古書享作饗烹亦作亨故釋文誤讀爲烹今本遂改亨爲烹因元文作亨故陸音普彭反若作烹則無須音注矣案雁卽鶩說文鵝雁也豎子請曰其一

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

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

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

宣云處世亦可謂
近似然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

德而浮游則不然。心乎道德，則不必言材與不材矣。無譽無訾，著於一龍一蛇。

或龍見
或蛇體與時俱化而无肯專爲成云何肯偏滯一上一下以和

爲量。余云此本作一下一上上與量爲韻。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古書往往文協韻變人不知而誤教者甚多。批與

秋水篇无浮游乎萬物之祖宣云未始物物而不物於物物視為外

世之一物而我不則胡可得而累那此黃帝神農之法則也若

世之一機而我不則胡可得而累邪此黃帝神農之法則也若爲外物之所拘

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

人類之相傳

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

有合有離

毀廉則挫

有廉則被

挫傷易缺之義

尊則議

俞云議讀爲俄詩

貞之初筵箋俄領

貌謂崇高必傾側古書俄字或以議爲之或以儀爲之或以義

爲之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俄也謂法制不

也

傾衰

有爲則虧賢則謀

成云賢以志高爲人所謀

不肖則欺

以上言世事如此

胡可

得而必乎哉

不能高爲人所謀

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釋文鄉如字亦音許

反亮

市南宜僚見魯侯

釋文左傳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俞云淮南主術訓高注宜遼姓也名熊疑名姓字互誤

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

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无須臾離居

釋文崔本無

本是也呂覽慎人篇朋匪不居高注離字俞云崔訓居爲止無須臾居者無須臾止也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

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豈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

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

隱約潛藏也

猶旦胥疏於江湖之

上而求食焉定也

司馬云胥須也蘇軾云旦當作且案狐羆求

已久宣云疏遠也言獸雖潛藏猶且須遠於江湖無人之地而求飲食此其處所一定也

然且不免於罔羅

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

邪吾願君剗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

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

成云猖狂混跡無心妄行也

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

郭云言可終始處之

吾願君去國

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无舟車

奈何市南子曰君无形倨

司馬云無形倨傲其形

无留居

司馬云無形留安其居以爲舟

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无人吾誰與爲鄰吾无糧我无食

釋文
我一

本作

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无糧而乃

足

郭云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

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巒

往而不知其所窮

宣云獨往深造如此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宣云人不相及

君自此遠矣

郭云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

故有人者累

郭云有之以爲己私也

見有於人者憂

郭云爲人所役用也

故堯非有人

宣云有天下而不與人下而不與

非見有於人也

宣云忘帝力於何有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

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

大莫猶方廣莫

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惄心之人不怒

釋文惄爾有雅云急也有其口

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歟之

關龠

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

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

實以此故也

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

音衛大夫賦蓋謂募施爲壇乎國門之外

宣云爲壇而登
因鑄於其所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

司馬云八音備爲縣而聲
高下宣云時不久而斂之

多王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

俞云慶忌疑周之王子
而仕衛者與王孫賈同

奢曰一之間无敢設也

心在一鐘之間
非敢更設術也

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

於朴言末俗彫琢之後宜反

於朴惟誠可以動之

侗乎其无識釋文侗無知貌案言

儻乎其怠疑儻乎無所向如怠

如疑又懼其不誠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也芒

不辨也送往迎來言其多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聽人自願從其彊梁

從讀曰縱不

隨其曲傅釋文傳音附司馬云曲附己

因其自窮

電勉自盡者

云如左昭傳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名

爲賦斂而聽民之自致故曰因其自窮

故朝夕賦斂而毫毛

不挫如未挫人而況有大塗者乎

況處天下大通之

塗者平謂道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

李云大公夫稱任其名

俞云廣誤一束公字注世本有太公
頴叔然則大公乃複姓非大夫稱

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

乎曰然任曰予當言不死之道宣云嘗試也至犯患而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息其爲鳥也翂翂翂翂翂翂釋文翂音紛翂音秋司馬注云舒遲貌一云飛不高貌而似无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李云不敢獨棲迫脅在眾鳥中進繩足容身而宿避害之至也進

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王念孫云緒餘

餘以爲國家司馬注緒殘也謂殘餘也

是故其行列不斥

蘇軾云言爲眾鳥所容

而外人卒

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郭云才

子其意者飾

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

三語已見達生篇

故不

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

成云大成之

人卽老子也自伐者无功

伐夸

成者墮名成者虧

郭云博功名以爲已成者未之嘗全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

人宣云反同於眾道流而不明居

而不顯然居之得行而不名處得猶德行而不以

純純常常

宣云純一其

乃比於狂

成云既不矜節也

自名自處

心平常其行

更類於狂人

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无責於人人亦无責焉至人不聞語
見秋水篇
至作道子何喜哉何太自喜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
大澤衣裘褐食杼栗不服珍味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
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曰釋文事音戶又作雽音于俞云疑卽大宗師之子桑戶吾再逐於魯伐
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
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李云假國名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林回人姓名卽假人之亡者國亡民散負子而逃或曰
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寘矣布謂財貨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彼謂璧此以天屬也
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

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
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宣
言非天屬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
前宣云無可挹取於前其愛益加進真意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
禹曰爲滻滻篇文乃字形似直故訛作直又訛作眞眞泠禹當
爲乃命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成云緣順也形必率中順物情必率中緣則
不離率則不勞則不勞於安排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宣
天然真率何求於禮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宣云又何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麋係履而過魏王司馬云麋帶也王惠
麋別無證據正帶係履不得爲德說文絜麻云帶之名
整齊麻之一耑以束其履而係之履無綴係之以麻故曰德
魏王曰何先生之德邪莊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德不能行

憇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憇也此所謂非遭時也

宣云
猶不

王獨不

見夫騰猿乎其得柂梓豫章也攬蔓其枝

成云攬蔓猶把捉

而王長其

間王長猶言自大雖羿蓬蒙不能瞞睨也

李云瞞或作睥

案言不能害之及其得柘棘

枳枸之間也

成云並有刺之惡木

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

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

欲无憇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

處亂世不安於憇必遭戮辱比干之

見剖心其明徵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

焱氏卽焱氏

有其具而无其數

宣云有枝木而無節奏

有其聲而

无宮角

宣云有歌聲而無音律

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心

宣云犁然

猶釋然如土釋然也

顙回端拱還目而窺之

還目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

犁田者其土釋然也

也愛己而造衰也

造至也自廣而至於自大自愛

曰回无受天

損易

郭云唯安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卽是卒矣

无受人益難

成云儻來

寄推之卽難而始而非卒也

郭云

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卽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也

郭云皆自然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郭云任其自爾歌者非我也

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溺塞

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

飢渴也寒暑也窮困極行而運動萬物之所發見也司馬云泄發也

言興之僭逝之謂也

宣云惟順化與之偕往而已矣爲

人臣者不敢去之

宣云臣受君命理不敢逃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

待天乎順受以待天則損

不能損矣故曰易

何謂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

宣云始用初進也初進之時卽四達而無不利

爵祿並至而不窮

宣云此人物之所利乃

非己也

宣云此物之利於己性分無與吾命有在外者也偶有通於外者也

君子不爲盜賈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

宣云虛叨爵祿無異蓋竊此君子賢人所

不爲吾獨取之何哉故曰烏莫知於鵠鵠釋文知音智或曰鵠鵠燕也目之所不宜處

不給視見不宜處者不給於視卽已棄去不待回翔也雖落其實棄之而走衛寶落地亦不收取

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成云襲入也案其畏人所託在此無異國之有社稷人不能離爾君子居人國亦當知

社稷存焉盡心所事至爵祿之益我性不加富思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而知之何謂无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

禪之者天化生萬物日新不窮而不知誰爲禪代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故無

卒正而待之而已耳守正而俟之而已何謂天與人一耶仲尼曰有人

天也有天亦天也宣云人與天皆天爲之天卽理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宣云人或

不能全有其天以性分有所加損故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宣云天者日逝而其日逝者而終其身又惡有以己與天抗者邪此所以人與天一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司馬云雕陵陵名樊藩也覩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

陵名樊藩也

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

七尺目大運寸

王念孫云運與廣對文廣爲橫則運爲縱目大運寸猶言目大徑寸耳趙語廣運百里韋注東

西爲廣南北爲運是運爲從也

感周之頰而集於栗林

成云感觸也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殷不逝

翼大而不飛去

目大不覩

感類

蹇裳蹑步執彈而畱之

司馬云彈疾行留伺便也

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

據葉自騎

若執留伺見之然見得而忘其形

忘形之爲鵠所見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貞云失其眞性

莊周恍然曰噫物固相累者恒相爲累二類相

召也

宣云蟬召螳螂皆自招害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

成云虞人

疑其盜粟故逐而誅問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

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云不出坐庭中三月

王念孫云下文言頃間則三日是也如司馬說庭上須加出字而義始明下文甚不庭若解爲甚不出庭尤不成語庭當讀爲逞不逞

不快也甚不逞甚不快也逞字古莊若呈聲與庭相近故通作庭

蘭且從而問之

司馬云莊子弟子夫

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

守物形而忘己身觀於

濁水而迷於清淵知物類之逐利而不悟己之當避嫌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成云夫子謂老聃言俗有禁令從而行之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與蟬異類吾鵠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與鵠栗林虞人以吾爲戮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戮辱也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

司馬云陽子楊朱案
據寓言篇引列子

宿於逆旅逆旅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

其美者自美

自美而驕亢

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

自惡而卑下

吾不

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

二行去聲安往而

不愛哉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

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名無擇谿工賢人司馬本作

雞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无擇之里人也稱道數

當成云稱說言頻當於理故无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无師邪子方曰有

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

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俞云淮南子真訓虛室

貌而天心古以虛屬下讀非緣而葆真俞云緣順也順而葆真清而容物對文

清而容物不刻

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郭云曠然清虛正己而已而物邪自消

无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成云儻然自失貌

謂順子也名前立臣謂順子也始吾以聖知之言

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

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直特也司馬云土梗土人也遭雨則

壞宣云儻其至粗天眞之外皆土梗也

夫魏真爲我累耳郭云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

溫伯雪子

成云姓溫名伯字雪子楚之懷道人

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

陋拙也宣云習於未學而昧於本體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

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斬見我今也又斬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新求也振我猶言起予

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

見之客也

蘇輿云之客猶是客

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

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

容一若龍一若虎

成云擊

跪揖讓前郤方圓逶迤若龍蛇辟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

我也似父是以歎也

成云匡諫我如子之事父訓導我似父之

教子遠近尊卑自有情義旣非天性何事

殷勤是知聖迹之弊遂有斯矯是以歎之也

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

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

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宣云目觸之而知道在其身復何所容其言說邪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

奔逸絕塵而回惶若乎後矣

釋文惶直視貌

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

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惶若乎後者

夫子不言而信

成云不言而爲眾所信

不比而周

不與人親比而情意自然周徧

無器

而民滔乎前

釋文謂無人君之器而民滔聚其前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

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宣云心死則歸於迹不能

與造化同體其可哀甚於人死也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

宣云以日喻化宰

萬物莫不

比方

宣云從日爲方向

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

待晝而作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日出則有世事日入則無世事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宣云

入則亡

日出則有世事日入則無世事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宣云

三

待造化之往來爲生死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語又見齊物論

如依日之出入爲存亡吾彼化而我亦作亡

效物而動物動似效之也

成云薰然

日夜代

間隙而不知其所終極

自動貌

知命不能規乎其所終

宣云

命者不能豫

惟覺日

已以是日徂

之云逝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

雖吾汝終身相與不啻把

其暫也

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

言汝

殆止見乎吾所以已盡矣

彼所著者已

而女求之以爲有汝

見也如言辯之迹彼已盡矣

盡爲陳迹矣

而女求之以爲有汝

執之以爲有

向切切求之

是求馬於唐肆也

李云唐亭也宣云唐中路肆市

向切切求之是求馬以馬

肆也馬豈停於唐肆而求之於

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

郭云服思存

過去之速也宣云吾與汝

雖然女奚患焉

雖忘乎故吾吾有不

皆無可執過去都卽成忘雖

然女奚患焉

忘乎故吾吾有不忘

存宣云故吾去而新吾又來無頃刻畱亦無頃刻息則時

時有不忘者存焉雖奔逸絕塵何必有恥若乎後之慮

哉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然似非人

釋文老子乃
釋反又丁

立反司馬云不動貌郭云寂泊之至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

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

掘同僵

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子

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宣云物之初無物之際也遊心於無物之際遇道之真也

孔子曰何

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

司馬云辟卷不開也

嘗爲女

議乎其將

嘗試也

將者且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

赫發乎地

宣云陰陽互爲其根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

見其形

孰雜綱是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

其功

成云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明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

乎歸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其所第

郭云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蘇軾云終始二句卽所謂方生方死方生也

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成云若非是虛通生化之道誰爲萬

物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成云請問遊心是道其術如本乎何必得遊是復有何功力也老聃曰

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

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

成云疾患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移易藪澤水生之蟲不患移易池沼但有草有木則不失

大常從東從西特小變耳亦猶人處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此則不失大常生死之變蓋亦小耳喜怒哀樂

不入於胸次李云次中也郭云知其一合德言云與真得其所一

言云萬化而不失大常故一合德則四肢百體將爲塵

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滑亂也而況得喪禍福之

所介乎宣云介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謂官屬責在

於我而不失於變不以變而失我之責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萬化無極我亦與之爲無極

夫孰足以患心

宣云則道已爲道者解乎此道者知之遙遊之矣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成云然則古之君子誰能遠於言說而免於修爲乎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无爲而才自然矣說文井一有水一無水謂之濁汋引釋水文郭注云山海經天井夏有水冬無水卽此類蓋汋乃水之自然涌出無所作爲唯其才之自然也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不言體物而爲修焉

不遺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郭云醯雞蠻中之蠻蝶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覆謂有所蔽而不見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宣云天地之大全卽萬物之所一也

莊子見魯哀公

成云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去魯哀公一百二十年如此云見魯哀公蓋寓言耳

哀

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

成云方術也言魯地鮮莊子無爲之學

莊子曰魯

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

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

李云句方也

緩佩玦者事至而斷

成云綬者五色條繩穿玉玦以飾佩也玦決也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无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完麋淡井是也故足以動人宣云成邑成都師湯帝禪司馬云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司馬云受命半宣云此不能畫者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徐音但李云儻音舒閒貌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司馬云般礴謂箕坐也將畫故司馬云見形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郭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文王觀於臧成云臧近渭水地名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無心施餌非意不在魚持其釣非執釣事有釣者也別有常釣也如非偶此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父兄親族欲終而釋之舉釋弗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夫夫司馬云夫夫大夫也曰昔者寡人夢郭藩云昔夕古通昔者卽夕者也或竟作夕者晏子春秋下篇夕者晉與二日闐是也或作昔者雜下篇有梟昔者鳴是也獮城購或爲夜者外篇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是也晝辭辭皆猶廳同見良人黑色而頰良人猶言善人頰善人頰鬚驂駁馬而偏朱蹄駁雜色號謂一蹄赤號曰謂命令寓而政於臧丈人寓汝先君之命謂季歷云先君下奪命字下文先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可證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无更典常偏令无出偏無私之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土壞植散羣不復植黨俞云左宣杜政令二年傳華元爲植

注植將主也列士必先有主而後有長官者不成德同歸於善徒眾故欲散其羣必先壞其植也德不獨成其德
鈍斛不敢入於四竟釋文鈍音庾李云六斛四斗曰鈍斛言他處之鈍斛恐大小異式不入於竟

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鈍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无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无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宣云德未足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无言夫文王盡之也郭云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成云循順也斯須猶須臾悟未悟之頃故文工循而發之以合眾情也

列御寇爲伯昏无人射

列子黃帝篇无作督引之盈貫

司馬云貫鑄也案張湛注盡弦窮鑄措杯水其肘上郭云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適矢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

復沓成云沓重也案適黃帝篇作鏘字同方矢復寓方沓矢復寄杯於肘矣當是時猶象人也凝然不動猶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

射之射也

張注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不射

嘗與汝登

高山嘗試也黃帝篇誤當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汝能以不於是

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

成云仍背測卻行足垂二分在外空

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

郭慶藩云潛與闕對文當訓爲測爾雅潛測也

曰夫至人者上闢青天下潛黃泉

郭云揮斥

八極神氣不變

郭云揮斥猶縱放也

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

釋文爾雅恂慄也李又作

則所喪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无憂色

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相栩然

成云相
歡暢貌

子之用心獨奈

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

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无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

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宣云不知可貴者
在令尹乎在我乎

其在彼也亡乎我

宣云若在令
尹與我無與

在我也亡乎彼

宣云若在我
尹無與

方將躊躇方將四顧

養生主篇亦云爲之
四顧爲之躊躇滿志

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

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

成云智人不得辨說美色不得淫濫盜

賊不能劫剝三皇五帝何足交友也

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

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

成云介
礙也

入乎淵泉

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

宣云貧賤不得而病

充滿天地旣以與人己愈有

神明充滿天地盡以
濟人而已愈有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釋文司馬云凡國名在汲郡共縣案

左傳凡周公之後也德七年有凡伯成云楚文王共凡僖侯同坐未知所出郭云言有三亡徵也俞云楚子左右言凡亡者三

人也郭注非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也不足以

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